

# 碧血丹心平藩传

## 序

有死君，有死国。弘演纳肝，王蠋绝脰，死君者也。死国之事，含义较广。稽之往史，宋明之季，死国者众而且烈，斯盖民族存亡所系，与所谓君臣之义，易姓改朔，稍稍殊矣。宋之岳忠武、文信国，明之于忠肃、史阁部，皆于民族垂烬，神州陆沉之际，奋起努力，以与异族抗。岳公于公，皆不死于前綏，而死于冤狱，悲惨壮烈，尤同为后世所悼痛。近顷文君公直编《碧血丹心》一书，叙述忠肃故事，体虽演义，而文则详于正史，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，以旧史料为新小说，相得益彰，其两君之谓乎？昔褚人获作《精忠传》，抒写岳公忠义，至今妇孺贩竖，鼓书弹词，演者听者，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，信夫扬先烈之光，作民族之气，小说之力，较正史为大。忠肃死，而其沦浹血气，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，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！

民国十九年五月，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，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。

## 第二十四章 传绝技名将遇名师 设网罗淫娃助淫贼

话说伍柱、程豪、施威、沈石和梅瑜、梅亮各跨一骑牲口，拥着胡玉霜、丽菁母女的车辆，辚辚萧萧，出了荒沙屯。没多远，遥见晓雾迷蒙之中，笼裹着一棵大槐树，枝干虬盘，仿佛龙游大海一般。众人心中一齐放宽，都道：“到了，到了，就在前面了。”

各紧一鞭，簇拥着，来到大槐树下。果见有一所沙土筑墙、茆草盖顶的一栋五间房屋，门口贴着一条将要褪成灰白色的红纸招儿，上面写着“祖传内科洞庭沈刚医寓”十个字。伍柱上前叩门，只听得里面有人高声问：“谁呀？”伍柱道：“是请教大夫的。”一霎时，呀的一声，一个垂髫童儿开门，瞥见人马车辆，不知甚事，吓得抵住门隙，连问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伍柱方要答言，只见沈一剂已到门前，一见是伍柱等，便叫童儿快将门敞开，让众人到屋里坐。伍柱回头命脚夫将车马概行赶到大门里面苑中停歇。脚夫们虽不知道昨夜杀了许多人，闹了一整夜，却见平空多了伍柱等几个达官模样的汉子，情知事情希奇，只是他们老走江湖，明知蹊跷，也不敢多嘴，只率照言行事，将车驮马匹，都赶进门内。童子关了门，上了栓。

沈一剂陪着众人，径到里面一间书房中落坐。童儿自去烧水沏茶待客。沈一剂见沈石在坐，便问：“贵恙痊愈了

么？”沈石谢道：“多蒙诊救，得托福粗安。”沈一剂道：“只是阁下面色发黄，双目无神，谅是病才减转，便多辛苦，恐防转成疟疾，就要缠绵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齐赞神医。伍柱乘此将夜来之事，一一说了，并道谢相救之德。

沈一剂道：“俺原来想要去却这大道旁的大害，无奈俺本领不济。幼年时虽学得些枪棒，自料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没法，只得忍耐着，想待有机遇时药死他。不料那厮偏不生病，俺在此地待了一年多，终没处下手。难得众位仗义，斩魁扫穴，俺只有佩服，怎倒说谢俺？如今众位雲程是向一方去？”

伍柱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俺们四个是塞外卧牛山擎天寨的好汉。素来志向是要剪除白莲教，杀尽叛逆之徒，抵御番部胡儿，灭却扰害民间的闽广派。只为立寨不久，一切都要新做起来。寨中缺乏银钱，派俺四个下山，两个到武当山取钱，两个回家卖产济急。不料无意中得着万兴店的没主儿钱财，想先送到寨中济用。却是许多财物，一时整装不了，万兴店又不能久耽搁，没法，只得冒昧前来惊扰府上，望乞俯允，俺们将这些包裹内的东西装扎登程，感情不浅。”沈一剂慨然答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。”

一言未了，忽见窗外有人从空飞下，沈一剂大惊。众人齐都离座，那人已到房门口来，细瞅时，却是小活猴邓华。伍柱便给沈一剂引见过了，重新归座。沈一剂叫童儿献茶。童儿送过茶，又提了两大桶热水，和面盆、面巾之类，送到房里。众人依次盥漱了。

邓华问伍柱道：“这些东西叫谁押出寨去？出关还要文凭，却怎处？”伍柱答道：“俺也正为这事作难。俺们四个

都有将令在身，不能半途回山。且是俺们的事情也要紧，这时难以抽身回转。文凭倒还容易。俺们进关时，杨霁霁给了两纸空文凭，都没填行李数目，为的将来好送钱财出塞，回头期限也不曾写。如今填写一张，出关自无拦阻。”沈石麝言道：“俺们就将这些东西带着走，回头再一并带回寨里去不好么？”程豪摇头道：“这法子不好。一来千里迢迢，带着这多东西，又累赘，又启人疑心。二来寨里需用正急，我们去取的银子，还嫌迟缓，如今得着这大批，怎不赶紧送去济急呢？”邓华道：“我却有个调处。如果众位放心时，就全交给我押了去。反正我这趟原要出塞的，这不过是就便罢了。”众人听了齐声道好。

说话间，沈一剂已叫长工做饭，坚留众人吃下饭再走。伍柱恐在此多耽搁不便，沈一剂笑道：“您请放心吧，此地离官府远着啦。即使店中有客人起身，瞧见了，谁肯惹祸上身，奔百十里路去报官！还不是落得省了店饭钱，拍腿一走。待邻居地方晓得时，谁也知道是家黑店，报官时，说不定反倒要问上一个境内窝藏匪盗的罪名。坐牢还事小，给官府借着这点儿事由，清查乡里，各家抄搜，那可比强盗洗劫还厉害，谁肯去惹这破象害己的大祸？俺料邻里察着时，也不过分却零星物件，将尸掩埋完结。平常人命，尚且多情愿抱屈不敢声张，免受拖累，何况是一家黑店？明知必是江湖上义士好汉干掉的，决不会张扬出来。”众人听得实在有道理，都放心从容拾掇。借了架秤，将金银分秤停匀，一包一包扎好。其余财宝首饰，也都包裹了。

沈一剂见沈石口音虽是北地，却和自己一般带些苏州语尾，便请问籍贯？沈石答道：“原籍是洞庭西山。”说着，

蓦然想起沈一剂门前招纸上也写的是“洞庭”，便问他：“是湖广洞庭呀，还是苏州洞庭？”沈一剂答道：“俺原籍西山，本名沈刚，字克柔。祖传医理，长走四方。因爱结交天下英雄好汉，也习得些枪棒，却没剩得一钱。去年在天津卫触怒了指挥，才逃到边关来行医。来到这荒沙屯，闻说瓦剌寇边，御驾亲征，不能再朝前走，就在此住下了。”沈石便问他宗派？叙起来，竟是叔侄。沈石虽是年轻，却是叔父。沈刚年长，反是侄儿。彼此万里他乡，得逢骨肉，自是分外欢欣。

沈刚乘便探问擎天寨的情形。沈石坦然将卧牛山形势，和众好汉的志向，寨中的职事铺排等项，一一告诉了沈刚，并说：“你是做大夫的，寨里正用得着。况且你又会枪棒，何妨到山寨去，不强似孤鬼般独自别在这边野荒村吗？”沈刚原本有心才探问的，见沈石这般说，自是格外欢喜。立时进内。说与娘子儿女，叫他们快拾掇细软，笨重物件全都扔下。沈石向众人说了，众人都说：“求之不得。”欢欣异常。

一时，饭已熟了。沈刚才出外间来，陪着众人吃喝。虽是边塞荒村，没甚好吃的，却是沈家娘子做的薰腊，酿的白酒，颇有江南风味。众人大嚼一顿，吃得人人捧腹，才算休止。洗漱过了，检点物件，一一计了数目，叫脚夫进来，取去装车、扎驮。沈刚也将细软取出，一并装扎在一处。

伍柱取出一张文凭和路引，方要填写行李人马数目和日限，沈刚拦住道：“俺也有一张，是俺离天津时，知县感激俺给他治好了痨病，闻得俺要出塞，特地着人送给我的，至今没用过，如今用得着了。”说着，果然到里面去取了一张“北平都指挥使司”的空白文凭路引来，邓华立即照式填

好。

伍柱又写了一封书子，交给邓华。书子里面，说明白邓华、沈刚、查仪三人的来历和本领，请酌派职事。又说明扫除万兴店的大概，附一张金银财物详细数目单。邓华收藏好了，伍柱便将珍宝首饰等物全交给沈刚，转付他娘子带着，免人疑心。并命查仪沿途看顾车驮。叫了脚夫来，每人赏了十两银子。脚夫喜出望外，磕头道谢。伍柱向他们说：“你们仍回头出塞去，脚钱加一倍给你，路上不许多说。”脚夫听说就此回家，还有加倍的脚钱，喜之不尽，诺诺连声的道：“小的们知道，小的们怎敢瞎说！”

原来胡玉霜已和伍柱商量好，将这塞外雇的车驮仍遣回去，免致路上多嘴生事。沈刚听得便将自己家中两辆车，和病家道谢的八头牲口，一齐送给丽家母女。沈家的长工吴二，原是苏州流民，流到边荒，逃来投托沈家的。这时，他不愿出塞。沈刚给了他几两银子，叫他跟随丽家回南，沿途帮着照顾车马。吴二自是欢喜。

分派已妥，将车驼排好，一时，两处都已扎束停当，分停在门外。大众都出门来。沈家娘子挈着稚女、幼子和童儿上了车。沈刚这时也作保镖达官打扮，和邓华、查仪三人一齐攀鞍上马。这边胡玉霜也上了车，丽菁和梅瑜、梅亮都爱骑牲口，连伍柱、程豪、沈石、施威一共七骑马，拥在车后。两面彼此拱手，互道珍重，分道扬镳，立时南、北背驰。沈家娘子霎时弃家，自是有些难过。伍柱等走到万兴店门时，遥见几个村人慌慌张张，带了锄钯畚箕进去了，心中暗自佩服沈刚透澈人情。

伍柱、程豪、施威、沈石心中都有急事，想要赶快回

头，好赶上打霞明观，深恐错过这场大战，不得身亲，因此急如星火，时时催着吴二：“快些赶车！”偏偏吴二是个南边人，赶不来快车。施威急了，跳下马跨上车去，代吴二赶车，反叫他骑着马随行。胡玉霜见施威这般心急，便问道：“山寨里有了这些用度，也可以过得些时了，为甚这般心急？”施威道：“老太太，您不知道，咱们还有一桩比银钱紧要万万倍的事情啦。”胡玉霜道：“如今不过是少钱罢了，怎么还有加上万万倍的急事呢？路上没事，咱们都是同患难的，何妨说来大家听听，也许想得个法子处呀！”

施威道：“就说也没紧要。只是这事儿，老太太您设不来法子的。俺们创立这擎天寨，为的是要灭却妖教，除却叛逆，制伏闽广派。那白莲教头儿徐鸿儒的老子徐季藩，仗着汉王朱高煦的势力，在河间府城外，盖起一座霞明观来。收集天下泼皮、逃犯，和绿林中不守规矩的恶贼，聚将起来，暗地里，要扰乱世界。那观里，真无恶不作。采生拆割配邪药，取胎摄魂练妖法。掳娘儿们，劫百姓家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近来更闹出新样儿来了。徐季藩使哑药迷住了他一个同窗老朋友，名叫冯绍霞，镇日价使白蜡揉面，给这冯老头儿吃。养的他痴肥笨胖，早就放出谣言，说是明年上元节，观中有活神仙白昼升天。打算临时就将冯老头儿假扮神仙，撂在火上一烧。他再使妖法，弄玄虚，叫那些笨人瞧见火中有人上天去了，好就此鼓众动手。他这一起事，又不知要死多少人，洗多少地方。俺们师傅、师伯知道了这桩事，决计要在这事前剿灭他。秋天里就传书天下，将同道和门人全给召来，要和妖教拼斗。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儿，老太太您想，俺们能不赶上吗？”

胡玉霜道：“您怎么不先去将冯老头儿救了出来，使他花子没了蛇弄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施威摇头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俺师伯友鹿道人，和俺师叔丈身和尚，都去暗探过几趟，无奈那厮们防备异常紧密，非和他大打不可。且是救了这冯老头儿，难保他不再弄一个人，终久要大拼斗一场才行。俺师傅和同道弟兄八个人聚议过了，只有纠集天下侠士好汉，和他硬干，才能斩草除根。那厮们也知道武当、五台两派的剑客放不过他，早将教徒全集拢了。还勾合了闽广派那些无聊剑客，预备和俺们作对。前不久，他们在塞外占了座青草山，改唤做白莲山。有许多剑客绿林在那山里，暗地里和番部外国往来。请番人帮他，夺了天下时，便将这北平、陕西、山西、陇西、宁夏等地方，和金银、子女等，酬谢番部。俺们擎天寨才立起时，青草山便来扰过一回，被俺们斩了他一个先锋，打的他落花流水。”

胡玉霜道：“到武当还差的远啦，再回来恐怕是来不及赶上的了。”施威道：“只要不耽搁，俺拼命赶，一天跑二百里，也得期前赶回来。”胡玉霜心中暗想：这场狠战，委实难得，会武艺的人赶不上这般大斗，也就白会武艺了，可惜我要料理葬事，不然时，也去一个。我会武艺到如今，几十年，不曾见过大战场，名是嫁了个武官，也只是别在屋里，别了一辈子。怎生得进擎天寨去，打得这一场大战，也显显我的能耐，叫人家知道我胡玉霜不是一辈无声无息的娘儿们，便死也值得。偏偏死鬼不争气，恰在这时死了。丧事在身，这心事，哪能做得到啊！”

冬季天黑得快。胡玉霜心中正在回旋忖度，自是不觉着。施威只一心着急，打马飞奔，更没省记天色。伍柱、丽

菁等，虽知时已不早，却也想着多走几里是几里。大伙儿这么一来，就错过了站头了。车过马家营子时，客店伙计拦路车，施威不理，加一鞭，冲路就走。马蹄得得，转瞬已是十多里了。

这时，寒日西沉，晚风骤起，吹得众人身上如撒了一身冰雪一般，这才觉着天已晚了。齐向前面望去，却是一片平阳，并无村庄。伍柱叫住施威道：“施铁臂，您瞧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赶过前面土岗子去，瞅可有村店？宿一宵，明儿再走吧！”施威也想着：车驮载重，夜路是不大好走的。应了一声，将长缰一抖，鞭子一扬，直奔上土岗。伍柱、丽菁等也各将两腿一挝，真果是马走如龙。霎时间，奔了二里多路，齐到了土岗顶上。

施威坐在车辕上，昂头一望，暗叫一声：“苦也！”原来岗下尽是兵燹后的荒废田地，一望无涯的荒草草场，比岗后面还要宽阔几倍。伍柱等都已瞅见这般情形，这时人虽能够挣扎，马已筋疲力尽。想再要赶过这片漠漠无涯的草场，委实不易。大家都踌躇起来，面面相觑，没做理会处。

吴二猛然记起道：“这地方我到过。原先是左家屯，就在这岗下有个偌大的村庄，全是姓左的住着。前年番人入塞，官兵将左家屯烧了，作战场。人也杀绝了，田也荒完了。我去年来此时，这岗左泥洼里还有一家没死完的渣滓，只不知如今还在这儿住着么？”施威急道：“你真烦絮，爽爽快快说，岗左有一家人家，这时不是已经去瞅过了吗？”伍柱笑道：“您再说闲话，更要耽搁时候了。你们且待着，俺和吴二去瞧瞧来。”说着，叫吴二领路，带转马头，向岗左枯草小路驰下岗去。

伍柱跟着吴二，两骑马前后下了岗子，陡见岗嘴环抱处，凹子里，果有一丛屋脊。伍柱大喜，连忙带马向凹子里奔来。渐见一丛颓旧大屋，隐在土崖下，泥洼中，确是不易寻见。站在岗上，再也瞅不见崖下有屋。伍柱暗赞道：好个所在！怪不得能独免焚毁，卓立到今。便近前下马，使马鞭向白木门上敲了几下。听得里面有人问：“谁敲门？”伍柱缓声应道：“是俺。”

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接着有人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啦？”门开处，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儿，立在当地，向伍柱呆望着。伍柱和声说道：“俺是过路客人，错过宿头，想在贵庄借宿一宵，不知……”话未完，童儿将头摇的播鼓儿似的，连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伍柱又好话求告，童儿竟拦着门，回答道：“我家素来不留客宿的，不要说废话。”

伍柱正待再说，忽见门里苑中走出个老头儿，白发满头，银须过腹，拄着拐杖，缓步来到门前，向伍柱打量一眼，便唤童儿走开，拱手道：“足下请进。岗上车、马，我自命人去招呼。”伍柱听了，猛吃一惊，暗想：他怎知道岗上有车马？想着反倒不敢进去了。那老者似已知觉，笑说道：“足下只管放心，请里面坐。老汉岂是害人的！”伍柱心中更加惊疑，却又不能不进去。只得硬着头皮，向那老者拜揖，走进大门。老者回头向童儿道：“你和这位官人的从人一同上岗去，招呼岗嘴上待着的车马，到屋里来。”童儿应声去了。

伍柱便随那老者向正屋里来。一面步着，一面仔细留心窥察那老者的举动。见他脚步步步着实、却又步步轻飘，知道他是个有绝大本领的人。及至走到台阶，老者在后，将拐

杖向石阶上一拄，踏上台阶，飘然进屋。伍柱随后上阶时，瞅见那拐杖拄处，现着个一寸多深，和杖头一般大小的小圆窟窿。再瞧老者，仍是没事人儿一般，潇潇洒洒立在屋门边，让伍柱进屋。伍柱心中更加忧疑，及见那老者慈眉善目，似乎没甚恶意，心肠才略放宽些。却仍满心七上八下，不得主意。

到了厅上，伍柱和老者施礼见过，分宾主坐下。伍柱请问老者姓名？老者答道：“老汉前时姓张，如今山野之人，用不着姓名了。”伍柱听了，心中憬然。察他口音不是当地人，便问：“老丈来此几年了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飘零一生。到此地，爱他幽静，耽搁下来。只记住在此处，草青了两次，山中无岁月，更不知今年何年？”伍柱听他说话希奇，益加诧异。

说话间，见童儿进来报道：“车马都来了。”伍柱即起身出外，老者也出屋来，果见车驮马匹塞满了半苑子。胡玉霜和程豪等都已下了车马。伍柱给众人引见过。胡玉霜一眼瞧见那老者，心中一掣，似乎在哪里见过的，细想却又想不起来。老者却毫未介意，只说：“此地风大天冷，请里厢宽坐吧。”邀众人到里厢房来。

众人都和老者行过礼。童子送来热茶热水，众人洗盥毕，分坐喝茶。胡玉霜向老者道扰。老者笑答道：“茆屋草房，有屈安人大驾，怎说谢来？”胡玉霜心惊，暗想：他怎知我是安人呢？忍不住问道：“不知老丈怎知我来历？我方才拜见老丈时，也似乎曾在哪里见过，只不知老丈可曾到过南边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多年不到南边了。浪迹一生，或者曾在哪里遇见过，也未可知。”胡玉霜见他答话含糊，不便

再问。

一时，童子来报：“饭熟了。”老者让众人到外面厅上吃饭。虽是些腌菜、窖瓜和黄米熟饭，一无荤鲜，却也别有风味。众人不见米饭已久，吃到嘴里，更加香甜。霎时间，风卷残云，各吃一饱。老者只在旁陪着，并不动筷。饭后，老者暂辞进内去了。众人悄悄窃议，这老者希奇古怪。咱们的事，他似是全知道，真猜不透他是个好人是个坏人？施威道：“俺好象是认得他，却再也想不起他的名姓来。俺原想问他的，因见方才丽老太太没问得什么，俺就不再问了。仔细想来，这人不象是恶人。”伍柱点头道：“俺初见他时，也处处留心窥察他。后来见他气宇轩朗，举止安详。言语更是慈祥恺悌，好似句句含着禅机，料他不是邪教妖人，一定是个清高有道之士。所以连你们各位也没招呼，大家放心大胆吃了这一顿，料来没甚凶险的。”

正说间，童儿走来沏茶，便都住了口。那童儿沏过茶，向伍柱道：“伍爷，我师傅请您进里面去，说句话儿。”伍柱坦然起身，随着童儿，从屏门进去。穿过一间过堂，再进东头月宫门，便是一间小书斋。窗外种着七八株红梅，才只一人高，却已满枝着花。墙上藤罗密布，叶已凋落，更显得蜿蜒曲折，摇曳生姿。

童儿进去报过，复出来招手请伍柱进内。伍柱跨入房门，只见老者端然跌坐在檀木炕上，目朗形庄，神光四射。伍柱不觉凛然下拜道：“弟子伍柱参拜！”老者将手中拂尘一拂，道：“请起来，不必多礼。”伍柱觉得如有人提搀一般，才拜了两拜，不由自主的立了起来。便向旁边凳上坐下，说道：“不知老丈有何事赐教？弟子愿闻训诲！”

老者道：“我离世已久，原不想再问人世事。先时见闻侣鱼、张三丰师兄弟俩修道三四百年，还不肯弃却微名，远离浊世，颇笑他们。如今见妖教应劫而生，所行多违天意。孔雀明王又恰在这时隳凡历劫，我不免也要迟滞五十年了。只是这次劫数，虽是人造，也在人为。孔雀明王误杀一蛟，已种下不解之冤，将成千古奇惨。你可传语闻侣鱼，转告诸道友，切勿杀戮无辜，碍违天道。如今武道理应繁昌，须借善果传流一线，为将来保国保民之需。却是至道不可轻传，须妨因此反而害及武道前途。这话也请你转言给诸道友，传授须适可而止，慎防所授非人。”伍柱敬谨答应。

老者又道：“你生有自来，根基极厚。他日佐孔雀明王立奇功，为名将，前途事业正多。只是你所学的枪棒武艺，只能战胜常人，不能抵敌名将，更不足完你的事功。却也是天教你得成大业，立大名，有缘得遇着我。我今教你一种兵器，可以所向无敌。”伍柱听到此处，连忙起身，到炕前双膝跪下，道：“弟子谨受教训！”老者道：“起来！我为武道作育人材，为天下作成名将，非你我私交，何用虚文缛礼？”说罢，待伍柱起身，才下炕来，领他到书房后面一间小敞厅中。

只见敞厅两旁列着四种兵器。两种是高架上挂着的：一是一柄长剑；一条长鞭。那两种是长兵器，插在矮架上的，都不识得叫什么名目：左边一种，柄儿特长，上面装着个仿佛象倒写篆文“山”字一般的東西；右边一种，和左边的差不多长短，顶上是一个眉月形两面四棱的铁弯叉，好似僧家用的月牙禅杖。却是月牙是小股，两角朝上，牙儿两面各有八个钉齿，正中心，装着一个枪头儿。

正待要动问，老者已开言道：“这四般兵器，是兵中之王。鞭、剑两样，你是识得的。那鞭法自呼延赞以来，还未失传，天下尽有精于此道的人；剑法却已分成南、北，且已深门户之见，将来恐要因为互相仇害，而此大道渐灭。这也是天意难违，可为浩叹！那两种长家伙：左边一种，名叫钺，古时名戚，三方是刃，两面有凹；使起来，斩、劈、筑、钩、挑、拦、架、砍，无一不便，利害无比！可惜使法将要失传了。右边一种，本名叫钺钺，如今另有了两种钺，这家伙便单叫做钺。钺法，已有普陀大通尼传授；钺法，却就只我还知道。这钺、钺两样，都是冲锋陷阵的无上利器，刃尖繁多，架格容易，极不容易破他。将来这两样东西必要成为军中要物的。这四样兵器，剑、鞭已有传人；钺，我也传授给人了；只有这钺，非聪明睿智之人不能得其精华。如今我传授给你，你留心习练，将来的事业，都在这家伙上面。”伍柱顿首受教。

老者脱去长衣衫，向左边架上拔下钺来，站着马桩，使将起来。前后左右上下中侧，盘旋飞舞；如同一朵白云，飘来飘去。细看解数，果然奥妙无穷，变化莫测。兼有刀、枪、矛、戟、斧、挝等之长处，比钩镰枪、两刃刀为用更大，委实是件神兵利器。伍柱瞧完了七十二路钺法，心花怒放，笑逐颜开，连忙拜恳指教。

老者将钺法歌诀教授给伍柱，一面将钺取下，自己当做钺使着；一面将钺交给伍柱，叫伍柱照歌诀挥动。伍柱心思本来灵慧非常，任什么都能一听就记得，一学就精湛。老者只陪着他使两次，他已全懂得了。老者又叫他独自使一回瞧瞧。伍柱即照着歌诀解数使将出来，使完时，只使错了一个

着地砍松的架势。

老者大悦，当时指点拨正了他。又向怀中取出一本书，交给伍柱，上面写着《武道》两个字，下面注着《第一卷》。打开看时，开页有岳鹏举、文文山两篇序文，以下有二十卷书的目录。再翻下去，便是《第一卷 械法》，并刊明是“达摩著”，“宋太祖御注”。老者道：“这部武道共二十卷。原名山秘笈，轻易不传的。每卷指点一种兵器的使法。末两卷：一卷是拳经；一卷是说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铁手、铜头等练法的。你且将这卷械法拿去，练习熟了，我自取还。你须勤奋习练，休要懈怠自误！”伍柱一一答应，将书藏起，下拜道：“承蒙师傅特恩，传授绝技，怎奈连师傅的法号都不曾知道，岂不令弟子抱憾终身？还望师傅垂示才好！”老者笑言道：“我姓张名中，你将来去问友鹿道人、闻侣鱼等，就能知道我的来历了。”伍柱谨记了。张中领他到外面来。

众人在外面候了许久，正在胡乱疑猜，忽见伍柱和老者一同出来，都欢欣异常。大家起身相问，伍柱只说“老者询问卧牛山的事情”，含糊了过去。大家又坐谈了一会，童儿提灯来请安置。众人便随着童儿，到厢房中来。见沿墙长炕上已铺好被褥，都暗想：他家只一老一童，怎的做事这般周到？

当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众人起身，茶水已都预备好。众人梳洗已毕，出厅告辞，登程。老者亲自出来，坚留众人早饭后再走。众人却不过，只得将行李拾掇好，仍坐下闲谈。一时饭熟，众人吃过，复向老者告辞起身。出门登车上马，老者直送到门外，才与众人拱手，道声“珍重”而别。众

人押着车驮，转到岗前大路上，迤迤长行。

这日仍是吴二赶车，却是比昨日快了许多。行了二十余里，才见人烟。施威在马上说起：“这老者奇怪！怎生事事都和前知一般？可惜他不肯说名字！要能探得他真名姓，说不定还是一位前辈老英雄啦！俺终觉有些认识，只是说不出在哪里会过。”伍柱道：“他自己说姓张名中，这姓名倒不大听得有人说起。”施威、胡玉霜听了齐急问道：“真的么？”伍柱道：“谁造谣言不成？”施威拍手道：“张中就是铁冠道人的真姓名！俺说曾会过，果然是熟人！十年前，他时常到武当来，直到近年才不见了。可惜您在他家里时不说他就是张中，若早知道时，有许多事好问他啦！”胡玉霜也说：“俺幼时曾见过铁冠道人。他给太祖画了一册子画，就叫铁冠图。里面全是说的后来的事，好似哑谜儿一般隐藏着，连靖难之师都画得有啦。今朝可惜当面错过，不曾问一问他我们将来的事业如何？”

众人一面走，一面赞论。常言道得好：“伴多路短，独走路长。”他们八九个人簇拥着走，不经意的走了四十多里路了。这时，天已过午，便寻了一家村店停车下马打尖。午餐后，依旧长行。背着朔风，马不停蹄，尽力直骋，一口气又奔了四十余里。众人见日已落平，恐怕和昨夜一般再错过宿头。到了涿州城外，便拣一家宽大洁净的客栈，名叫全安客栈住下了。

这夜，定了两间上房。丽家母女和俩丫环占住一间，伍柱等四人占住了一间。吴二就在外间搭炕。晚饭后，沈石觉着疲倦异常，先爬上炕睡了。施威和程豪正说得起劲，口沫四溅，手口俱忙。伍柱默坐在一旁，暗自省记揣摸着铁冠道